

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



寻回 香港文化

In Search of Hong Kong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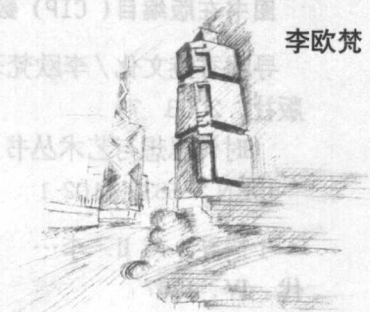
李欧梵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寻回 香港文化

李欧梵◎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南环路11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gdpress.com.cn>

出版人: 梁国雄
社长: 梁国雄
副社长: 梁国雄
编辑: 梁国雄
校对: 梁国雄
印刷: 梁国雄
发行: 梁国雄
地址: 桂林市南环路11号
电话: 0773-2880000
邮编: 54100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回香港文化/李欧梵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

(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

ISBN 7-5633-4102-1

I. 寻…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521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市森广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5栋2楼 邮政编码:518040)

开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张: 5.625 字数: 90千字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8 000 定价: 1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小序

最近几年,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文章有点精神分裂。我对于当代文化的关注,似乎已经超过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想亲身介入,用一种较主观的文体作文化批评,所以学术的深度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似乎又不愿意放弃学院中的文化理论,甚至在杂文中也引经据典,生怕学界同行以为我已沦落江湖,做不了学者。然而我对近十年来美国学院中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的理论导向,也颇有不满之处,它非但不注视文化本身的意涵——特别是在一个世界性的多元语境——而且往往把文化作为学院政治的符码,多以性别和种族的“弱势”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把这种理论用以分析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免不了就有偏差,往往主题先行,表态至上,而对于细节的掌握和分析失之浅漏,而且语言过度抽象,长篇大论之余,反而不知所云。

我的这一种矛盾反应,形之于文,就表现在这两本集

子(另一本《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的各篇杂文之中。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应《亚洲周刊》总主编邱立本先生之邀而定期写就的“文化观察”专栏,本拟写完一年半载就停笔让贤,生怕自己文思枯竭之后,无法维持该栏应有的水准,然而在邱先生坚持之下又欲罢不能,目前还在时断时续地写着。持续的主要原因是该刊的读者群范围较广,地域遍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欧美华人社区,而且除了学界知识分子之外尚包括各地政界和商界的白领阶层,我想每一个写文化评论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到较广泛的共鸣,甚或引起争论,发生影响,但我又往往觉得自己属于“小众”,曲不高而和寡,所以也很少顾及自己文章的流传度。这又是另一种矛盾。

《亚洲周刊》上刊载的文章“公共性”较强,所以我很少作个人抒情式的感喟(此类文章已收入其他集中),然而“公共批评”的文体定位比抒情散文也更困难。我不愿把自己架空——高高在上,故作客观——所以往往作介入式的论述,而这种介入的出发点就是香港。最近几年,我已经变成半个香港人:来港居住和任教的时间越来越

越长,所以亲身介入香港文化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文章的内容涉及香港的分量也越重——甚至占满了一本集子。(这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林道群先生的主意,他多年来为我编辑文集,在此要再致谢意。)其他的文章另编成一集,则较注重某些理念(如“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讨论和香港与其他亚洲城市——特别是上海——的比较。这个“双城记”目前已成热门话题,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十多年前初创此意的目的是为我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见《上海摩登》一书),开拓一个更广阔的比较空间,却没有料到我的“理论”竟被急骤变化的现实所取代,则始非我意料所及。然而,我认为都市文化的互动是多元文化的必备条件,不是你死我活的经济问题。目前香港人对上海的恐惧或嫉妒,和上海人自觉已经超越香港的自大自满,都是不必要的心态。对于我这个“都市漫游者”,任何一个有文化生机的大都市,我都有兴趣,而且乐观其成,所以最近有些上海学者批评我对于新旧上海都太过乐观,因此也产生观察和研究上的偏差。也有香港学者私下对我说我对香港太过偏爱,甚至爱之太深而责之益切。我对于这些批评都一概接受,并且欢迎进一步的讨论。我之

所以处处为当代华人的都市文化——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檳城——打气，皆是基于一种信念：我认为当代文化的范畴就是都市，而中国读者对于都市文化的认识——特别是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国际性——往往不足。五四以来，中国的城乡分歧愈来愈深，但知识分子虽大多生活在都市，却处处以乡村为依归，所以才会产生“乡土中国”的心态。中国的都市文化的发展，当然是不均衡的（所谓 *uneven development*），而贫富不均和阶级不平等一向是最为知识分子诟病的现象。然而这一种基于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批评态度，往往也对都市文化产生偏见，从道德或从经济立场出发，把都市文化的种种弊病批评得体无完肤，特别是对都市的通俗文化更视之如敝帚。如此看来，非但上海经不起这种严格的审视，而且香港可能更乏善可陈，不愧为“文化沙漠”。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心态和立场。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对都市文化应该培养一种“文化敏感”（*cultural sensitivity*）——这种“敏感”应该是一种理性和感性、思维和形象的混合体，单靠抽象理论或印象观察都嫌不足。这两个集子中的文章，也可说大多是用来磨炼我对都市文化的敏感性，是否

有成,自当留待读者决定。我一向对自己的语言能力(特别是中文)的信心不足,也许我的文体无法充分驾驭或表达我的意念和感想,在港台各散文大家面前,我只有自惭形秽。然而,能够把这么多有公共性的文化批评文章公诸于世,我自觉非常幸运。愿在此再次向发表过这些文章的香港报刊杂志——《亚洲周刊》、《明报月刊》、《明报》副刊及《信报》文化版——表示谢意。除此之外,我竟能在一两年间写出这么多文章,自己也觉得意外,这份灵感的来源,当然是我的妻子玉莹。我们结婚时,我曾答应把今后所写的每一本书都献给她,此二书算是开始。

2002年7月19日于香港

目 录

寻 回 香 港 文 化

香港回归五周年有感——统一或多元	1
寻回香港的文化资产——为香港打打气之一	6
“双城记”的文化记忆——为香港打打气之二	10
香港要走出上海的阴影——为香港打打气之三	15
世故以后还有创意吗？——为香港打打气之四	19
香港上海的文化双城记	24
在香港寻找人文空间	28
通才教育的人文空间	32

文化政策与人文空间	36
小众变大众,另类变主流	40
没有昨日的酒店文化	44
《卧虎藏龙》为何迷倒美国?	48
艺术节的自我认同与变貌	52
博物馆呼唤文化记忆	56
古迹换新颜的反思——欧游杂感	60
成龙影片应有新模式	65
向香港导演许鞍华致敬	69
香港文化的另类空间——惊见牛棚书院	74
公共批评与视觉文化——港大学术讲习班的启示	79
绝望之于希望——五四读“檮摊”有感	84
《狮子山下》的联想	89
香港媒介缺乏“公共性”	94

香港高等教育前景堪忧

——关于香港高等教育与邓文正博士的对话	100
---------------------	-----

附 录

寻找香港人	117
找寻香港的书店和咖啡店	120
一个真实的香港人	124
商场如住房——沙田小居随感	128
着了魔	133
如逛商场	136
香港副刊文化直追晚清民初	138
假想公文两件	141
香港为何再出不了大学问家？	145
香港需要一个“人文空间”	149
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	152
1997 后的香港——国际性大都会的臆想	162

香港回归五周年有感

——统一或多元

香港回归五年,从文化意义而言,是否可以断言已经回归了祖国文化?“一国两制”的制度,是否仍然适用于香港和大陆的文化?最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口号——香港成为“亚洲”的国际都市,其文化意涵是什么?是否要超越中国的国际大都市——如上海?这一连串的问题,是我个人在回归五周年前夕所能想到的,却不一定能够提出充分的解答方案。不过,既然已经提出了命题,不妨也试着演绎一番。

记得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人最关心的是认同问题:香港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将来有何变化?而这种认同焦虑的背后因素,当然是政治和历史。

然而,曾几何时,认同问题已经没有人讨论,似乎也不成问题了。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区的公民,持特区护照和回乡证,但往返祖国或外国,却比祖国人民更方便,这不得不说是“一国两制”之赐。

同时香港人似乎也不再讨论英国殖民的历史遗产。做了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地公民,他们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从“女皇”改认“同志”(这个典故来自当年罗大佑的一首名歌《皇后大道中》);从英国米字旗(英国曾有“大不列颠世界永不日落”的殖民口号)改升中国五星红旗;从“亲英”突然变成“亲中”(特别见之于香港的富豪和高官)。这个现象,似乎也没有人作更深层的讨论。

我认为这是英国殖民主义最典型的特色,它和法国殖民主义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殖民地的统治只重制度和经济,不重文化。影响所及,英国殖民地的人民对于英国主子的文化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然也没有依恋可言。

诚然,不少其他英国殖民地的精英,如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S. Naipaul),在留学英国后沾染了不少英国人的习惯,甚至比英国人更“英化”,但他们的心理也较香港人复杂,对英国主子的爱恨交织远较香港人为深。

我想原因无他,大部分香港人的文化深层结构,本来就是中国式的,而且根深蒂固,即使有外来文化侵入,他们马上可以将之“汉化”,变成自己的东西,香港茶餐厅的奶茶即是一例。所以,香港华人当中,虽然也有不少“假洋鬼子”,但毕竟是假的,对英国文化的了解,仅止于皮毛而已。

然而,这种皮毛现象也产生了另一种悖论:一般香港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不深,仅止于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和行为举止而已。而且这种文化的基础,基本上是岭南文化。

回归以后,我觉得香港人似乎较从前更“本土化”了,也就是更加执著于多年来赖以生存的岭南文化。香港人甚至把珠江以北的所有中国地区,都称之为北方,把大陆人称之为北佬,等等。

这种心理上的南北区分,当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假象。但是影响之下,使得香港人学习普通话更感困难;面对以北京为主的祖国文化,似乎也抱着爱理不理的被动心态,这在香港的大学生中,表现得最明显。我甚琢认为,香港年轻人对日本通俗文化的向往,远在对祖国文化之上。如果这个推断属实,将会造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危机。

这个危机,其实已经渐露端倪,可以见之于最近电视上的猜奖节目。关于中国文化的猜奖题目,有的很深,参加比赛的学生答不出来,情有可原。但是,有一位学生竟然不知道唐代的长安,就是今日的西安,而错认是北京,就不可原谅了。这也反映了一种政治挂帅的单纯心理:反正历史上各朝首都都在北京(其实只有明清两朝,香港学生的历史知识可能仅止于明清),所以长安一定就是北京!

上周,几位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来访问我,他们问我如何看待祖国文化,我不知道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何在。也许是他们刚从大陆西北游历回来,对祖国文化开始感兴趣;也许他们觉得香港的教育政策开始认同祖国文化,因此向我这个“北佬”(我虽祖籍北方,其实不一定是北佬)请教。

我的回答可能使他们感到意外,我坚持中国的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而且是扩散式的。文化不能大一统,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所选择和认识;可以认同广义的中华文化传统,但是,也要承认这个大传统在经过现代化的转化以后,早已经四分五裂。这也构成了一个当代华人文化的多元现象。香港人其实可以在这个华人文化的离散版图中,重构自己的文化,甚至有所建树。

当然,我的这一番话语,目前只能算是高调,这也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访问我的年轻学生当然不会了解,回归的政治意义虽然是统一,但在文化意义上,代表的可能是离散和多元——这又是一种悖论。而离散式的中华文化版图,当然较祖国的政治和地理版图,要大得多。

寻回香港的文化资产

——为香港打打气之一

此次返港，我住的时间较长，有较多的机会接触、观察和体验香港的文化生活，也感受到这一年来港人的“低迷”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因经济低迷的情势而起，形之于色，则是一般怨气无处发，从的士司机到高级知识分子，个个都在抱怨。抱怨最多的似乎是各报的专栏，我从大大小小的印刷空间感受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因为专栏是香港报纸的特色，深入讨论的大块文章少，小小的不平之鸣比比皆是，积少成多，声音大了起来。

从一个外来人（现已成为半个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世上没有一个大城市的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像香港一样联系得如此紧密，似乎印证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生产